

# 社会转型、路线之争与 马来西亚伊斯兰政党分裂

傅聪聪 陈戎轩

(北京外国语大学 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中印尼人文交流研究中心 北京 100089)

**摘要:** 马来西亚第十四届全国大选中,国家诚信党赢取11个下议院议席,成长为国内具有影响力的伊斯兰政党。马来族群中产阶级的扩大以及地区发展不平衡,促成了伊斯兰党内部乌理玛派的式微与专业阵营的分化,引发了“如何实现伊斯兰国家”的路线之争,并最终导致伊斯兰党的分裂与国家诚信党的建立。作为新生的政党,国家诚信党必须与其他以马来人为主体的政党实现差异性定位,确立统一的意识形态基础,从而得以长久在政坛生存。

**关键词:** 马来西亚; 伊斯兰党; 国家诚信党; 社会转型; 政党分裂

**中图分类号:** D73/77.338.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9856(2020)01-0079-17

DOI:10.14073/j.cnki.nywtj.2020.01.007

## 导 言

2018年5月9日,马来西亚举行第十四届全国大选并实现了独立以来的首次执政党轮替。2015年新成立的国家诚信党(Parti Amanah Negara,简称“诚信党”)在此次大选中赢得11个下议院议席和34个州立法会议席,<sup>[1]</sup>成为继马来西亚伊斯兰党(Parti Islam Se Malaysia,简称“伊党”)之后,马来西亚政治舞台上的第二大伊斯兰政党。

伊斯兰教一直是马来西亚政治中的重要因素,多年来伊党和马来民族统一机构(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简称“巫统”)为争夺在伊斯兰教问题上的话语权展开了长期的斗争。诚信党的成立改变了马来西亚伊斯兰政党政治的格局。该党致力于成为马来西亚首要的伊斯兰政党(parti Islam utama)并为全体人民建立一个公正、诚信、充满福祉的国家。<sup>[2]</sup>诚信党最早一批党员均来自伊党。2015年,伊党与民主行动党(Democratic Action Party,简称“行动党”)就伊斯兰刑法问题产生分歧,导致“人民联盟”(Pakatan Rakyat)解散,最终引发伊党内部的分裂。这是1983年伊党前主席穆罕默德·阿斯里(Mohamad Asri)离开伊党并创建穆斯林人民党(Parti Hizbul Muslimin

收稿日期:2019-10-15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当代马来西亚马来族群政党研究”(2018JX015);北京宸星教育基金会资助项目

作者简介:傅聪聪 男 北京人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中印尼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博士候选人;陈戎轩 男 江苏盐城人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研究助理。

Malaysia, HAMIN, 简称“哈民党”)<sup>①</sup>以来,马来西亚又一次出现的以政治伊斯兰为核心的政党分裂现象。为何一个建党近70载,长期以在野党身份活跃于马来西亚政坛,在马来西亚历次大选中曾最多夺下三州政权的传统政党,会不惜牺牲强有力的政党联盟,甚至引发党内斗争,从而最终导致内部分裂?

国内外学术界对伊党有较多的研究。许利平<sup>②</sup>、范若兰<sup>③</sup>、贺圣达<sup>④</sup>、陈中和<sup>⑤</sup>以及法瑞什·努尔(Farish A. Noor)<sup>⑥</sup>都对伊党的历史演进和思想沿革——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伊斯兰复兴之后的演变——进行了探讨。由于出版时间较早,这些著作都没有对本文的研究问题做出解释。不过,法瑞什·努尔在两部著作中清晰地展现了伊党内部错综复杂的利益冲突和派系斗争;陈中和也在书中提出了极具前瞻性的结论:伊党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和困难“并非其理念本身,而是其实践方式”。这一论断对分析伊党的分裂富有重要的启发性。

多米尼克·M. 穆勒(Dominik M. Müller)<sup>⑦</sup>重点关注了2010年以来伊党青年团思潮的变化,并提出伊党和伊斯兰教法在马来西亚年轻人中仍然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他在《马来西亚伊斯兰、政治与青年》一书中有关伊党内部斗争的介绍对本文模型的构建有所帮助。前新加坡东南亚研究所(ISEAS)研究员旺赛夫(Wan Saiful Wan Jan)<sup>⑧</sup>介绍了诚信党的基本情况,并认为柔佛州为诚信党建立提供了土壤。上述结论与2018年第十四届大选结果显然是不相符合的;作者旺赛夫只以柔佛州政局分析诚信党,有其不足,因为诚信党的主要支持者在雪兰莪州而非柔佛州。

马来西亚国际伊斯兰大学的助理教授马智礼·马利克(Maszlee Malik)对诚信党的建立进行了相对深入的研究。<sup>⑨</sup>他提出,“阿拉伯之春”期间,突尼斯领导人拉希德·加努希(Rached Ghannouchi)的政治思想对马来西亚产生了一定影响:各利益集团之间可以实现权力的共享,民主是西方话语体系中对伊斯兰教“舒拉”或“协商”<sup>⑩</sup>精神的另一种诠释。同时,他认为诚信党的思想与突尼斯

① 穆斯林人民党是由伊党前主席穆罕默德·阿斯里于1983年创立的政党。1982年,穆罕默德·阿斯里在伊党党选中失利,失去党主席一职。次年,伊党在全国大选中失利,未能如愿夺回吉兰丹州政权。对于伊党深感失望的穆罕默德·阿斯里选择创立一个新的政党,即哈民党以替代伊党。不过,哈民党在1986年大选中表现不佳,之后影响力不断下降。参见 Ibrahim Abu Bakar, “PAS and Its Islamist Fundamentalism in Malaysia”, *Journal of Human Science*, Issue 43 (2009), pp. 10-19; Farish A. Noor, *The Malaysian Islamic Party 1951-2013: Islamism in a Mottled Nation*,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 111-154.

② 参见许利平等《当代东南亚伊斯兰:发展与挑战》北京:时事出版社,2008年。

③ 参见范若兰等《伊斯兰教与东南亚现代化进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④ 参见贺圣达主编《东南亚伊斯兰教与当代政治》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0年。

⑤ 参见[马来西亚]陈中和《马来西亚伊斯兰政党政治——巫统和伊斯兰党之比较》,加影: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2006年。

⑥ 参见 Farish A. Noor,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Pan-Malaysian Islamic Party PAS (1951-2003)*, Kuala Lumpur: Malaysian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2004; Farish A. Noor, *The Malaysian Islamic Party 1951-2013: Islamism in a Mottled Nation*,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⑦ 参见 Dominik M. Müller, *Islam, Politics and Youth in Malaysia: The Pop-Islamist Reinvention of PAS*, Taylor & Francis Books, 2014.

⑧ 参见 Wan Saiful Wan Jan, “Parti Amanah Negara in Johor: Birth,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Trends in South-east Asia*, ISEAS, No. 9 (2017).

⑨ 马智礼·马利克也是马来西亚希盟政府时期的教育部长。其相关研究参见 Maszlee Malik, “Rethinking the Role of Islam in Malaysian Politics: A Case Study of Parti Amanah Negara (AMANAH)”, *Islam and Civilisational Renewal (ICR)*. Vol. 8, No. 4 (2017), pp. 457-472; Maszlee Malik, “From Political Islam to Democrat Muslim: A Case Study of Rashid Ghannouchi’s Influence on ABIM, IKRAM, AMANAH and DAP”, *Intellectual Discourse*, Vol. 25, No. 1 (2017), pp. 21-53.

⑩ 舒拉(شورى, shura) 出自《古兰经》第四二章。中文翻译出自:马坚译《古兰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361页。

的加努希提出的“穆斯林民主派”(Muslim Democrats)<sup>①</sup>有相通之处。但是,马智礼的研究放大了外部因素,因为马来西亚处于伊斯兰世界的边缘,多族群的基本国情与相对温和的政治氛围决定了伊斯兰思潮和激进的民主化变革只能产生有限的影响,马来西亚国内因素依旧是研究诚信党建立的根本出发点。

本文拟首先梳理伊党分裂与诚信党建立的历史,尝试解释伊党内分裂背后的动因,最后对诚信党未来的发展方向作出预测。本文认为,马来人城市中产阶级的扩大以及地域发展的不平衡是伊党分裂的根本原因,而领导人层面的突发变动和世界范围内伊斯兰思潮的发展是重要的干预变量。同时,新成立的诚信党仍然面临着许多挑战,如何与其他以马来人为基础的政党实现差异性定位,是诚信党必然要面对的政治现实。

## 一、从“专业阵营”到“诚信党”

马来西亚伊党成立于1951年,原名泛马来亚伊斯兰教组织(Persatuan Islam Sa-Malaya),1971年更名为泛马伊斯兰教党(Partai Islam Sa-Malaysia)<sup>②</sup>。<sup>[3]</sup>创立初期的伊党较多关注马来人的主导地位(Ketuanan Melayu)而非宗教问题。他们希望借助宗教,将所有的马来亚公民“同化”为“马来人”,消除所谓的“马来人特权”。<sup>[4]</sup>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伊党内部乌理玛派(Ulama)兴起,才改变了伊党的发展方向。

### (一) 乌理玛派领导地位确立

20世纪70年代,伴随着世界范围内伊斯兰势力的崛起,马来西亚国内复兴伊斯兰教的诉求也日益强烈。马来族大学生借助伊斯兰教宣泄对于现实的不满,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成为推动伊斯兰复兴的主要力量。<sup>[5]</sup>

1978年全国大选前,伊党吸纳了一批伊斯兰青年运动(Angkatan Belia Islam Malaysia, ABIM)领袖进入党内,其中的重要人物包括哈迪·阿旺(Hadi Awang)和法兹诺(Fadzil Noor)。这些少壮派很快反客为主形成了党内另一个领导中心,积极寻求党内其他元老,特别是以聂·阿齐兹(Nik Abdul Aziz Nik Mat)为代表的、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以外的乌理玛群体的认同和支持。<sup>[6]</sup>

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党内少壮派深受鼓舞,坚信只有乌理玛才能真正统治国家,并借此开始对时任伊党主席穆罕默德·阿斯里(Mohamad Asri)发起攻击,他们认为相比伊朗,阿斯里的主张仍然过于世俗和物质主义。<sup>[7]</sup>

同一时期,前马来西亚驻伊朗大使尤素夫·拉瓦(Yusuf Rawa)回国,深受鼓舞的他希望在马来西亚复制伊斯兰革命的成功。适逢阿斯里失去党内支持,尤素夫迅速取代了阿斯里的领袖地位。<sup>[8]</sup>诚然,1986年大选中伊党表现不佳;但是,这并没有阻止伊党改革的步伐。1987年,尤素夫对伊党的组织结构进行了改革,希望把伊党建设成为乌理玛统治的政党。尤素夫增设了新的乌理玛

---

<sup>①</sup> 拉希德·加努希认为自己所领导的政党复兴运动(Ennahda Movement)成员属于穆斯林民主派。他在强调政教分离必要性的同时,也彰显了自己穆斯林的身份。参见Maszlee Malik, "From Political Islam to Democrat Muslim: A Case Study of Rashid Ghannouchi's Influence on ABIM, IKRAM, AMANAH and DAP", p. 28. 马智礼·马利克在论文中使用的是“民主派穆斯林”(Democrat Muslim)而非“穆斯林民主派”,而根据加努希本人的有关表态,正确的说法应为后者。参见Hussein Ibish, "'Islamism Is Dead!', Long Live Muslim Democrats", *New York Times*, June 2,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06/03/opinion/tunisia-new-revolution.html> (登陆时间:2019年12月1日)。

<sup>②</sup> 泛马伊斯兰教党,20世纪70年代马来语作“Partai Islam Sa-Malaysia”,如今马来语作“Parti Islam Se-Malaysia”,中文译作“马来西亚伊斯兰党”。

协商会(Majlis Syura Ulama)<sup>①</sup> ,并增设了精神领袖(Murshid'ul Am)<sup>②</sup> 职位。由此,乌理玛派掌控了党内所有重要职位,确立了其在党内的领导地位。<sup>[9]</sup> 1989年,尤素夫由于身体状况不佳辞去党内职务,法兹诺接替出任党主席。

## (二) “烈火莫熄”运动<sup>③</sup>与“专业阵营”的形成

1998年9月,时任马来西亚副总理安瓦尔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被免职,并遭逮捕入狱。这一“政治黑幕”引燃了最大的马来族群政党“巫统”乃至马来人内部长期积压的矛盾,直接导致了“烈火莫熄”(Reformasi)运动的爆发。借此机会,伊党首度与公正党(keADILan)<sup>④</sup>及华基政党民主行动党结盟,组成“替代阵线”,对抗巫统领导的“国民阵线”。

“烈火莫熄”运动是伊党内“专业阵营”(professional group)形成的起点。法兹诺在宗教主张上相对务实。为了赢得民主行动党的信任以结成联盟,法兹诺选择搁置“伊斯兰教国”的政治议程,并委派了许多受过良好世俗教育的专业人士,如律师、医生、高校教师等参加大选。<sup>[10]</sup> 在随后的大选中,伊党获得27个下议院议席,一举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反对党,同时还夺得了登嘉楼州的政权。<sup>[11]</sup>

2002年法兹诺逝世,其主持和推动的一系列党内改革也由此中断。宗教上持理想主义的哈迪·阿旺出任党主席,随后,伊党试图在登嘉楼州推行伊斯兰教刑法。然而,行动党拒绝在宗教问题上同伊党妥协,最终退出替代阵线。2004年大选中,伊党仅赢得了7个下议院议席,更失去了登嘉楼州政权。<sup>[12]</sup>

1999年和2004年两届大选结果的强烈反差引发了伊党内部对于斗争路线的争论,党主席哈迪·阿旺选择放权于党内的政治新秀。在2005年党选中,新当选的中央委员纳沙鲁丁(Nasarudin Mat Isa)、卡玛鲁丁·贾法尔(Kamarudin Jaffar)<sup>⑤</sup>和祖基菲里·艾哈迈德(Dzulkefly Ahmad)<sup>⑥</sup>都是“烈火莫熄”时期法兹诺培植的政坛新秀。党内长期被边缘化的非乌理玛派也借此机会谋求进入领导层,其中胡山·慕沙(Husam Musa)和莫哈末·沙布当选为副主席,萨拉赫丁·阿尤布(Salahuddin Ayub)<sup>⑦</sup>则蝉联伊党青年团团团长。<sup>[13]</sup>

“专业阵营”与乌理玛派的区别集中在两点:一是教育背景不同,“专业阵营”的党员大多接受过良好的世俗教育;二是主张实现伊斯兰教法的路径不同,“专业阵营”认为应首先要打造一个适合的社会生态(supportive ecosystem),然后再以渐进(gradual)和包容(inclusive)的方式在马来西亚推行伊斯兰教法。<sup>[14]</sup>

---

① 乌理玛协商会是伊党的最高咨询机构,不属于行政机关。该咨询机构负责检查所有党内决议是否符合伊斯兰教教义,其成员只能由乌理玛出任。乌理玛协商会尽管并不掌握行政权力,但却事实上掌握了伊党的最高权力。

② 伊党的精神领袖和首席顾问,前后出任者为Yusuf Rawa(1987-1995)、Nik Aziz(1995-2015)、Haron Din(2015-2016)和Hashim Jasin(2016至今)。

③ “烈火莫熄”运动(Reformasi)是1998年马来西亚前副总理安瓦尔被革职后不久,其支持者发动的一次社会运动。此社会运动有一系列的群众示威和集会,参与者以此宣泄对国阵政府的不满。直到安瓦尔在被捕后,“烈火莫熄”运动才沉寂下来。

④ 公正党(keADILan),即“国民公正党”(Parti KeADILan Nasional),为人民公正党(Parti Keadilan Rakyat)的前身。2003年,国民公正党与马来西亚人民党(Parti Rakyat Malaysia)合并为人民公正党,简称“公正党”。

⑤ 现任下议院吉隆坡敦拉扎克镇议席议员,人民公正党党员。

⑥ “希望联盟”政府时期(2018年5月至2020年3月)担任马来西亚卫生部长,现为下议院瓜拉雪兰莪议席议员,诚信党策略局主任。

⑦ “希望联盟”政府时期担任马来西亚农业与农基工业部长,现任诚信党署理主席。

### (三) “专业阵营”的壮大

2008年,“专业阵营”领导下的伊党采取了相对谨慎的竞选宣传策略。在“大本营”吉兰丹州,伊党提出了“与伊斯兰教一起发展”(Membangun Bersama Islam)的竞选口号。<sup>[15]</sup>然而在联邦层面,伊党则有意识地淡化宗教色彩,提出了“福利国”(Negara Berkeadilan)的主张,只字不提“伊斯兰教国”。<sup>[16]</sup>联邦与州层面竞选宣言的两极分化,实际上反映了一种矛盾的认知:伊党要争取更广大选民的选票,就必须选择温和的“中间路线”;但只有坚守“政治伊斯兰”在意识形态上的核心地位,才可以保证传统基层马来选民的支持。

人民公正党精神领袖安瓦尔自2004年出狱后,积极推动反国阵势力的联合。在其努力下,2008年大选中三大主要反对党以准同盟<sup>①</sup>的形式参与竞选,<sup>[17]</sup>并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三党组成的“人民联盟”共取得了86个下议院议席,并且掌握了檳榔屿州和雪兰莪州等5个州的政权。其中,伊党赢得了23个议席。<sup>②</sup>

大选以后,成绩不尽如人意的巫统开始积极地拉拢伊党与“国民阵线”开展合作,组建“团结政府”。<sup>[18]</sup>哈迪·阿旺也流露出了与巫统合作的意向,但遭到了党内精神领袖聂·阿齐兹的强烈反对,伊党内部矛盾也由此公开化。聂·阿齐兹更要求召开特别大会(muktamar khas)清除“问题领袖”,矛头直指哈迪·阿旺。<sup>[19]</sup>“巫伊对话”引发的党内纷争最终以哈迪等人的妥协告终。

乌理玛派的弱势很快在2011年6月的党选中暴露出来。莫哈末·沙布被选为伊党近25年来首位非乌理玛出身的署理主席,<sup>[20]</sup>乌理玛统治被动摇的传言甚嚣尘上。哈迪·阿旺本人也表示,由于党章并未明文规定党主席必须由乌理玛担任,所以“如果时机成熟,伊党可能会出现一位非乌理玛出身的党主席”。<sup>[21]</sup>

### (四) 伊斯兰党的分裂

随着乌理玛派的式微,伊党在“人民联盟”中的地位也变得微妙起来。为了与联盟阵线的其他政党——特别是行动党开展合作,伊党不得不努力淡化自身的宗教色彩。在2013年大选前夕“人民联盟”推出的《人民宣言》(Manifesto Rakyat)中,除了提及“尊伊斯兰教为国教”<sup>③</sup>以外,没有任何有关伊斯兰教的主张。

对于伊党的不断妥协,党内一直有着不同的意见。2009年,纳沙鲁丁·哈桑(Nasrudin Hassan Tantawi)当选为10年来首位乌理玛出身的伊青团团长。这一时期,伊青团开始怀疑自己的政党正在逐渐抛弃“为伊斯兰教奋斗的初心”。也正是这一时期,伊党与世俗的行动党之间发生了越来越多的摩擦。<sup>[22]</sup>

2013年5月第十三届全国大选中,“人民联盟”在选举结果上取得进一步突破,但是伊党的下议院议席数却下降到了21个,与获得38个议席的民主行动党和30个议席的人民公正党相比也存在着较大差距。同时,伊党丢失了上届大选赢得的吉打州政权,而其盟友行动党与公正党则仍然保住檳榔屿州与雪兰莪州的政权。<sup>④</sup>在哈迪·阿旺看来,这一形势非常危急,因为这意味着伊党在本届大选中失去了传统的基层马来选民的支持。<sup>[23]</sup>

同一时期,“专业阵营”在党内的支持也出现了危机。以聂·阿齐兹卸任吉兰丹州务大臣为分界线,伊党内部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彻底的变化。2013年,聂·阿齐兹的健康每况愈下,不得不卸任吉兰

① 指伊党、行动党和公正党分别承诺不在彼此参选的选区推举候选人,避免出现“三角战”。

② 大选结果参见:2008年大选政党形势表,星洲网,http://www.sinchew-i.com/special/election2008/result.phtml(登陆时间:2018年6月4日)。

③ Rakyat Bersaudara, Ringkasan Manifesto Rakyat, Pakatan Harapan Rakyat.

④ 2013大选结果参见:星洲网,http://www.sinchew.com.my/election2013/result/(登陆时间:2019年12月1日)。

丹州务大臣。乌理玛派借此机会重新掀起伊斯兰刑法议题。2014年4月,马来西亚总理府部长贾米尔(Jamil Khir Baharom)在下议院声称,中央政府准备协助伊党在其执政的吉兰丹州推行伊刑法,但前提是必须通过国会多数票批准修改相关法令,扩张州伊斯兰法庭的权限。<sup>[24]</sup>伊党乌理玛派迅速抓住机会,尝试在吉兰丹州扩大伊斯兰法庭的管理权限。<sup>[25]</sup>作为华基政党,行动党对此反应尤为激烈。行动党全国组织秘书陆兆福警告称,“如果伊党坚持要落实伊斯兰刑法,违反‘人民联盟’作共识,那么伊党应该退出民联”。<sup>[26]</sup>不过,行动党的表态并没有阻止伊党推进伊斯兰教刑法的步伐。

2015年2月,伊党精神领袖、乌理玛协商会主席聂·阿齐兹逝世。随后在3月19日,伊党在吉兰丹州议会通过《1993年吉兰丹伊斯兰刑事法典二(2015年)修正法案》,<sup>[27]</sup>哈迪·阿旺随后在当年3月致函下议院,以私人身份提呈《1965年伊斯兰法庭(刑事权限)法令修正案》(简称“355法案”),主张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伊斯兰刑法。<sup>①</sup>法案提呈遭到行动党坚决反对后,6月6日,乌理玛协商会议决议与行动党断绝合作关系。对此,行动党秘书长林冠英声明接受断交决议,并宣布“人民联盟”解散。<sup>[28]</sup>

与民主行动党断交后,乌理玛派和支持结盟的“专业阵营”之间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由此,2015年的伊党党选成为了决定该党发展方向的关键节点。然而,此次竞选中“专业阵营”集体落败,乌理玛派赢得了全面胜利。党内失去了基础的18名“专业阵营”领导人随后集体退党,并于7月13日发起了“新希望运动”(Gerakan Harapan Baru),通过路演的方式为自己争取支持。<sup>[29]</sup>7月20日,前任伊党选举委员会主任穆罕默德·哈达(Mohd Hatta)表示,“新希望运动”将在9月14日正式注册成为政党,并希望重组反对党联盟。<sup>[30]</sup>7月22日,“人民联盟”前精神领袖安瓦尔正式表达了对“新希望运动”的支持。<sup>[31]</sup>然而,“国民阵线”和伊党都极力阻止“新希望运动”的壮大。巫统喉舌《前锋报》认为,“新希望运动”与行动党的关系过分紧密,是对伊斯兰教的背叛。<sup>[32]</sup>伊党则开除了所有与“新希望运动”有关的党领袖和干部。<sup>[33]</sup>最终,由于建立新政党的请求难以获得社团注册局批准,8月31日,“新希望运动”最终宣布,他们将接管马来西亚工人党(Parti Pekerja-Perkeja Malaysia),另起炉灶建立“诚信党”。<sup>[34]</sup>

综上所述,从“专业阵营”形成到诚信党建立,经过近20年时间,其历史可以划分为4个时期:1998年至2004年是“专业阵营”的形成时期;2004年至2008年,“专业阵营”进入伊党领导层;2008年至2014年,“专业阵营”进入领导层并挑战乌理玛派的领导地位;2014年至2015年,乌理玛派重新壮大,“专业阵营”被迫离开伊党,创建诚信党。

2018年5月,诚信党作为“希望联盟”成员党首次参加全国大选,赢得11个下议院议席,并在雪兰莪、柔佛等各州拿下34个州立法会议席。同时,在时任总理马哈蒂尔组建的内阁中,诚信党获得包括国防部长、农业部长、卫生部长在内的5个正部长、5个副部长职位,尤其是党主席莫哈末·沙布更是出任国防部长这一要职。

## 二、伊党分裂:选民结构变迁与路线之争

从“专业阵营”的形成到诚信党的建立,伊党经历了近20年的内部争斗与分裂。由于马来西亚国内马来人中产阶级的壮大和地域发展的不平衡,伊党的分裂是必然的;马来西亚政党政治版图的重构和世界范围内政治伊斯兰思潮的变化,则是重要的外部推力;伊党内部以及国际层面的突发

<sup>①</sup> 该法案主张提高伊斯兰法庭原有的3年监禁、5000元罚款和6下鞭笞的惩罚的上限,为推行伊斯兰刑法奠定基础。相关内容参见[马来西亚]陈中和《当代马来西亚政教关系研究——以伊斯兰法律地位的变迁为视角》,《南洋问题研究》2018年第1期,第60页。

事件进一步加速了矛盾的爆发。

#### (一) 伊党内两派的根本分歧: 派系间政治路线之争

目前,马来西亚国内对伊党的派系之争有着多种不同的表述,行动党内部借用土耳其的政治局势,提出了伊党存在“专业派”和“埃尔多安派”,随后又进一步贴标签为“开明派”和“保守派”。<sup>[35]</sup>这种表述得到了行动党全国秘书长林冠英的支持,进而在华文媒体中得到广泛使用。<sup>[36]</sup>

但是,这种观点很快就遭到了质疑。邱伟荣和颜炳寿都提出,林冠英完全站在行动党的立场上,将靠拢行动党的一派称为“开明派”,实际上是简单的二分法,背后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考虑。<sup>[37]</sup>这一观点是很容易被反驳的,例如诚信党主席莫哈末·沙布就一直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坚定支持者。<sup>[38]</sup>因此,简单地把“开明派”的标签贴在诚信党上是不合适的。

伊党内部的矛盾错综复杂,但是具体到诚信党和伊党两派党员,两者政治上的根本分歧在于,是否应该为了争取更多的选票,继续“屈从”于行动党和“人民联盟”(以及之后的“希望联盟”)的世俗化主张。这对理解伊党的分裂,是非常关键的。

#### (二) 伊党分裂的根本原因: 社会转型与选民结构的变化

全球化大背景下,马来西亚经济的长期发展,壮大了城市马来人中产阶级这一群体,为“专业阵营”扩大提供了土壤;但是,地域发展差异迫使伊党采取不同的竞选策略和施政纲领,最终导致派系形成与政党分裂。

1997年,伊党长期的“堡垒”吉兰丹州爆发宪政危机,执政的伊党与州王室就伊斯兰刑法问题陷入严重分歧。伊党领导人认为,他们将很难在吉兰丹州获得更多的支持,转而通过寻求其他途径,扩大自己的选民基础。1998年,“烈火莫熄”运动以及巫统的分裂,为伊党提供了绝佳的机会。<sup>[39]</sup>时任伊党主席法兹诺与安瓦尔同为伊斯兰青年运动(ABIM)的领袖;因此,在“烈火莫熄”运动爆发后,法兹诺收编了安瓦尔的支持者进入自己的队伍。仅仅一年时间,伊党的党员数量就从40万人增长到了80万人。<sup>[40]</sup>此前,伊党虽然是马来西亚政坛上的主要反对党,但影响力也仅仅局限于吉打、吉兰丹和登嘉楼州。而此次党员吸纳,实际上是法兹诺对伊党党员结构的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

2008年后,伊党“专业阵营”和乌理玛派分别在雪兰莪州和吉兰丹州建立了各自的选民基础。但是,这两个州的选民构成却是非常不同的。具体来看,以2015年的数据为例,雪兰莪州马、华、印三大族群的占比分别为52.65%、24.97%与11.58%,其他族群占比0.7%,男女比为1.08比1,均与全国平均水平相近;①人均GDP为44,616马币,人均识字率98.7%,②可以被视作马来西亚现代化成就的典范。相比之下,经济最为落后的吉兰丹州,马来族群占到了总人口的93%;农业仍然是吉兰丹最主要的产业,占吉兰丹州GDP总量的24.6%,为全国最高。③因此,吉兰丹州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传统马来农村的风貌,并未经历过和西海岸一样剧烈的社会变迁。

① 相关数据参见: Kajian Semula Persempadanan, *Suruhanjaya Pilihan Raya*, Jilid1 (2018), pp. 156-159, <http://www.spr.gov.my/sites/default/files/Jilid%201%20Kajian%20Semula%20Persempadanan%20V2.pdf> (登陆时间: 2019年12月1日)。

② 相关数据参见: Laporan Ciri-Ciri Pendidikan dan Sosial Penduduk 2010,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p. 4, [https://www.dosm.gov.my/v1/images/stories/files/LatestReleases/population/Summary\\_Findings\\_on\\_Education\\_%20and\\_Social\\_Characteristics\\_of\\_the\\_Population\\_2010.pdf](https://www.dosm.gov.my/v1/images/stories/files/LatestReleases/population/Summary_Findings_on_Education_%20and_Social_Characteristics_of_the_Population_2010.pdf) (登陆时间: 2019年12月1日); Selangor at a Glanc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https://www.dosm.gov.my/v1/index.php?r=column/cone&menu\\_id=eGUyTm9ReEVZSlmYW45dmpnZHh4dz09](https://www.dosm.gov.my/v1/index.php?r=column/cone&menu_id=eGUyTm9ReEVZSlmYW45dmpnZHh4dz09) (登陆时间: 2019年12月1日)。

③ 相关数据参见: GDP by State, 2010-2016,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https://www.dosm.gov.my/v1/index.php?r=column/cthemebycat&cat=102&bul\\_id=VS9Gekp1UUpKQUFWS1JHUnJZS2xzd09&menu\\_id=TE5CRUZCbh4ZTZMODZlBmk2aWRRQT09](https://www.dosm.gov.my/v1/index.php?r=column/cthemebycat&cat=102&bul_id=VS9Gekp1UUpKQUFWS1JHUnJZS2xzd09&menu_id=TE5CRUZCbh4ZTZMODZlBmk2aWRRQT09) (登陆时间: 2019年12月1日); Kajian Semula Persempadanan, *Suruhanjaya Pilihan Raya*, Jilid 1 (2018), p. 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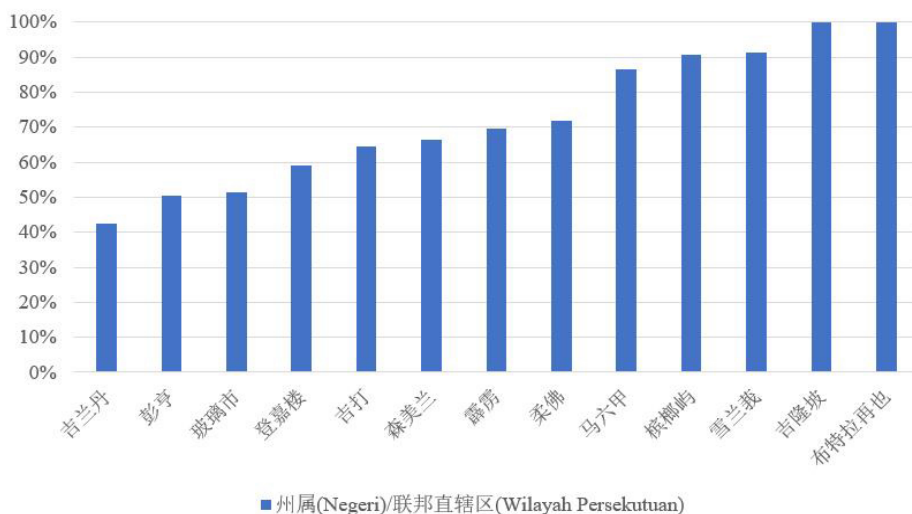


图 1 马来西亚半岛各州级行政单位城市化率(2010 年)

资料来源: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Basic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 Report 2010 ,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 [https://www.dosm.gov.my/v1/index.php?r=column/cthem&menu\\_id=L0pheU43NWJwRWVSZklWdzQ4TlhUUT09&bul\\_id=MDMxdHZjWTK1SjFzTzNkRXYzcVZjd09](https://www.dosm.gov.my/v1/index.php?r=column/cthem&menu_id=L0pheU43NWJwRWVSZklWdzQ4TlhUUT09&bul_id=MDMxdHZjWTK1SjFzTzNkRXYzcVZjd09) ( 登陆时间: 2019 年 12 月 1 日 ) .

从图 1 可以看出 ,传统意义上伊党支持率较高的州——吉兰丹、登嘉楼与吉打 ,都是城市化率水平较低的地区;相反,“专业阵营”所获得席位则有不少来自于城市化率近 90%的雪兰莪州。<sup>①</sup>由此可见,“专业阵营”和乌理玛派的选民基础之间形成了结构性断裂。伊党一方面需要吸引高度城市化的雪兰莪州选民的支持 ,一方面又要维持传统的马来农村的选票。 “畸形”的选民结构最终导致了两派党员的分裂。

### (三) 伊党分裂的导火索: 关键领导人的逝世

伊党基层选民结构性断裂的起因 ,是因为“专业阵营”并非从伊党内部自然演变产生 ,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嫁接”形成的。这种断裂的结构 ,需要强而有力的领导人支持 ,而伊党领导层的斗争加速了党内分裂。

伊党的乌理玛派自身并非是一个团结的整体 ,而是分为吉兰丹派( PAS Kelantan) 和登嘉楼派( PAS Terengganu) 或务实派与理想派。<sup>[41]</sup>“吉兰丹派”对应的是以聂·阿齐兹为代表的、选区在吉兰丹州的务实派领导人;“登嘉楼派”对应的是以哈迪·阿旺为代表的、选区在登嘉楼州的理想派领导人。

1986 年伊党在全国大选中遭遇惨败后 ,党内中间派法兹诺领导伊党走上相对务实的政治路线。“烈火莫熄”运动爆发后 ,伊党吸纳了近 40 万安瓦尔的支持者。虽然法兹诺成功实现了自上而下的党员结构变革工程 ,但在同一政党内维护两派对比鲜明的党员 ,需要领导人推行强而有力的“中间路线” ,调和两派的矛盾。2002 年 ,法兹诺的突然离世中断了伊党改革的进程 ,然而其继任者哈迪·阿旺既没有继续改革议程 ,也没有成功地贯彻自己的理想主义主张——在登嘉楼州实行伊斯兰刑法。

2004 年大选的失利给了“专业阵营”领导伊党的机会。而“专业阵营”在伊党壮大的背后 ,还有着聂·阿齐兹的鼎力支持。2008 年 ,莫哈末·沙布一度败选 ,但是瓜拉登嘉楼选区“国民阵线”议员的突然去世给了莫哈末·沙布机会。在年末举行的补选中 ,聂·阿齐兹公开支持莫哈末再次参选 ,理由

<sup>①</sup> 诚信党获得的 11 个下议院议席、34 个州立法会议席中分别有 5 个席位和 8 个席位属于雪兰莪州议席。

是“欣赏他的演讲才能”。<sup>[42]</sup> 尽管伊党最后选派了另外一位候选人上阵,但聂·阿齐兹的立场反映了其对“专业阵营”的支持和对伊党留在“人民联盟”的希望;他本人宗教学者的身份,也能够协调乌理玛派的意见。但是 2015 年聂·阿齐兹去世后,失去了协调者的两大阵营很快走向彻底分裂。

#### (四) 伊党分裂的外部因素 “人民联盟”与巫统的斗争

“人民联盟”内盟党与“国民阵线”中“巫统”在斗争中对伊党不断拉拢,形成了外部作用力,加剧了伊党内部派系的“路线之争”。

首先,“专业阵营”强烈赞成党际结盟,然而,乌理玛派中的理想主义者希望以最快速度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全部伊斯兰教法。这一点在第十四届大选后,哈迪·阿旺的一系列表态中得到了验证。哈迪·阿旺代表的乌理玛派所设计的路线是使伊党成为“造王者”——让两大联盟都无法在大选中获得简单多数席位,随后再展现出伊党愿意和任何政党联合的姿态,从而使两大联盟为了夺取联邦政权,不得不接受伊党推行伊斯兰教法的主张。<sup>[43]</sup> 如果留在反对党联盟内部,这种策略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巫统对“355 法案”的暧昧态度,<sup>①</sup>更让伊党内的理想主义者认识到这条道路是可以尝试的。

第二,“专业阵营”失去支持的另一原因是其与行动党过分密切的利益关系。行动党与伊党存在着巨大的反差——族群基础上的华人与马来人,宗教上的世俗与神权。在第十三届大选中,伊党是反对党联盟内部席位最少的政党,而行动党的力量却进一步增长。2015 年,伊党举行换届选举,民主行动党秘书林冠英公开表示,自己“反对哈迪而不反对伊党”。这一言论不仅干涉了伊党的内部事务,同时明确了行动党对“专业阵营”的支持。伊党的最高纲领是为伊斯兰奋斗,而林冠英只能期望伊党内部的分裂,希望党选产生“开明派”,还期望“开明派”能够和他们站在一起。<sup>[44]</sup> 乌理玛派领导人借此煽动党内的情绪,以横扫之势击败“专业阵营”,赢得党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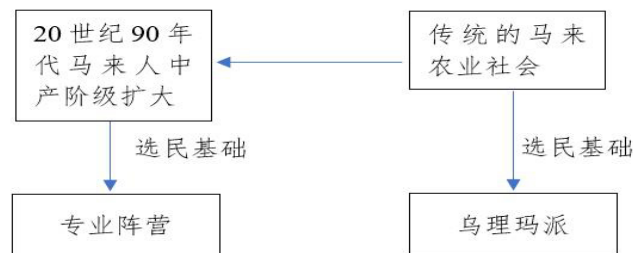


图2 伊党内路线之争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 (五) 伊党分裂的思想基础 “阿拉伯之春”的“样板效应”

除了上述现实政治因素以外,世界范围内伊斯兰思潮对伊党的分裂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冷战结束后,伊斯兰世界中形成了一股“中间主义思潮”(moderation thought)。“中间主义思潮”源于《古兰经》中“中正”的思想。世纪之交,特别是“9·11 事件以后”,为了抵御全球化浪潮、反制“文明冲突论”、抵制恐怖主义和巩固穆斯林团结,伊斯兰国家普遍倡导中间主义。<sup>[45]</sup> 伊党的转型也发生在这一时期。

“中间主义”是伊斯兰世界反制全球化而产生的思想主张,根本上是为了抵御伴随着全球化而来的“西方化”(westernization)可能造成的影响。但随着 2011 年“阿拉伯之春”的爆发,中间主义让位于“全面民主化”和“全面保守化”两大思潮。具体到马来西亚国内,阿拉伯之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

<sup>①</sup> “355 法案”最新进展请参见:傅聪聪《“355 法案”与马来西亚政坛的结构断裂》,《世界知识》2017 年第 10 期,第 28-29 页。

方面。

一方面 突尼斯领导人拉希德·加努希的“穆斯林民主派”深刻地影响了伊党“专业阵营”以及后来的诚信党 并挑战政治伊斯兰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支配地位。突尼斯的民主化尝试为马来西亚提供了可参考的“样板”——“沙里亚法”或伊斯兰教法与民主体制是可以实现统一的。塞缪尔·亨廷顿曾用这种“样板效应”(demonstration effect) 来解释 20 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 他认为 示范效应不仅激励本地的社会领袖“进行效仿” 而且展示了“这些事情是如何做成的”。<sup>[46]</sup>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解释民族主义在欧洲的兴起时也采用了类似的概念 他使用“盗版(piracy)”一词来指代这种样板效应。<sup>[4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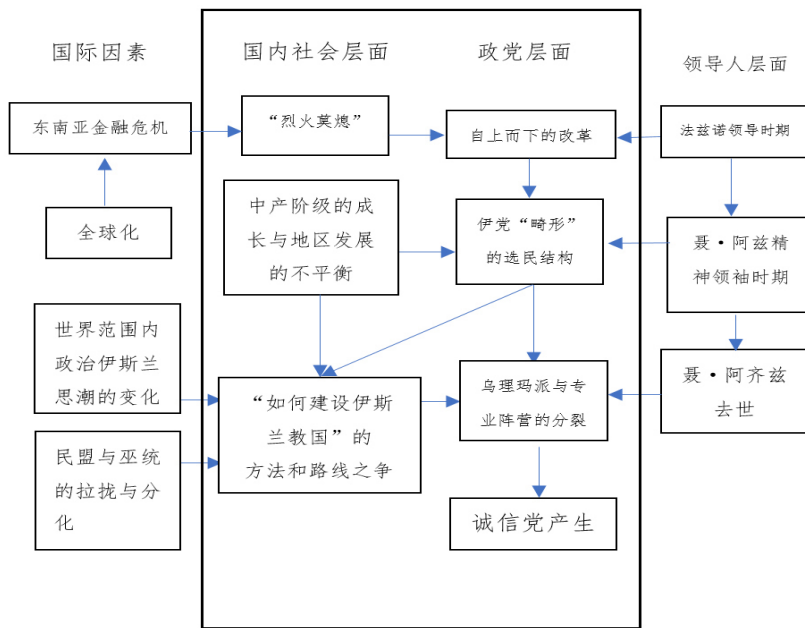


图3 伊党分裂与诚信党建立的关系图

注: 图中,“法兹诺领导时期”指法兹诺担任伊党主席期间(1989-2002年),而“聂·阿齐兹精神领袖时期”指法兹诺去世后直至聂·阿齐兹去世(2002-2015年)。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谈及诚信党与伊党的差别时 诚信党党员普遍表示 他们不像乌理玛派领导下的伊党那样拘泥于形式上的伊斯兰教法 他们所追求的是伊斯兰教法中蕴含的精神(the core principles of Maqasid al-Shari'ah)。莫哈末·沙布则表示 诚信党要追求的是一种“敬畏者的领导”(Kepimpinan Muttaqin)<sup>①</sup>。<sup>[48]</sup> 在构建政党意识形态的过程中 诚信党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扩展了原先伊党对奉行伊斯兰教法的解读。希盟政府时期的卫生部长祖基菲里·艾哈迈德认为 诚信党代表着“政治伊斯兰2.0”,即保持伊斯兰精神内核不变的前提下 实现了意识形态的革新。<sup>[49]</sup>

另一方面,“阿拉伯之春”也使得传统的宗教势力更为紧密地团结在一起。2013年大选中,“国民阵线”在得票率上输给了反对党联盟 失去多数选民支持的政权岌岌可危。尽管诱因不尽相同 但是马来西亚与伊斯兰世界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着民主化浪潮的挑战。时任总理纳吉布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及 不会有“马来西亚之春”。<sup>[50]</sup> 他更在竞选宣言中提出 将免除26岁以下年轻人的税收。<sup>[51]</sup> 纳吉布的

① 在《古兰经》中,“敬畏者”(مُتَّقِينَ, muttaqin)一词最早出现在《第二章:黄牛(百格勒)》第2节中“这部经 其中毫无可疑 是敬畏者的向导”。译文出自马坚译《古兰经》第1页。

表态已经展露出对于失去年轻选民支持的担忧。面对这种情况,其领导下的巫统积极拉拢伊党乌理玛派,试图巩固乡村选民的支持。“阿拉伯之春”虽然没有产生直接影响,但却在马来西亚政坛形成了一对方向相反的作用力,分别作用于伊党的两派。最终,“茉莉花革命”成为了伊党分裂的催化剂。

综上所述,马来人中产阶级的扩大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决定了伊党断裂的选民结构,法兹诺倡导的自上而下改革的脆弱性是出现这种结构性断裂的主要原因。法兹诺和聂·阿齐兹的离世使得两派矛盾变得无法调和,而“人民联盟”各个成员党之间的矛盾以及世界范围内伊斯兰思潮的变化也形成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 三、诚信党:现状与展望

#### (一) 雪兰莪州——诚信党的“根据地”

虽然只是一个刚刚成立的政党,但诚信党在2018年5月9日的第十四届全国大选中已经赢得了11个下议院议席。不难发现,这些议席大多是“继承”了原先伊党在雪兰莪州的多族群“混合选区”。纵观1999年至2013年4届大选成绩,伊党“专业阵营”在雪兰莪州的表现最为出色;2013年更是成功与人民公正党在雪兰莪州组成联合政府。

表1 第十四届全国大选中诚信党所获得的下议院议席

州属	选区	2008年大选 获胜政党	2013年大选 获胜政党	2018年大选 获胜政党	马来人(及其他土著)占比
吉打	P008: POKOK SENJA 波各先那	伊党	伊党	诚信党	82%
霹靂	P057: PARIT BUNTAR 巴里文打	伊党	伊党	诚信党	69%
	P74: LUMUT 红土坎	国民阵线	公正党	诚信党	51%
彭亨	P88: TEMERLOH 淡马鲁	国民阵线	伊党	诚信党	67%
雪兰莪	P096: KUALA SELANGOR 瓜拉雪兰莪	伊党	国民阵线	诚信党	66%
	P101: HULU LANGAT 乌鲁冷岳	伊党	伊党	诚信党	67%
	P108: SHAH ALAM 沙阿南	伊党	伊党	诚信党	76%
	P111: KOTA RAJA 哥打拉惹	伊党	伊党	诚信党	48%
	P113: SEPANG 雪邦	国民阵线	伊党	诚信党	59%
森美兰	P133: TAMPIN 淡边	国民阵线	国民阵线	诚信党	61%
柔佛	P161: PULAI 埔来	国民阵线	国民阵线	诚信党	48%

资料来源:该表为笔者自制。相关数据参见“14th General Election Malaysia (GE14/PRU14)”, *The Star*, <https://election.thestar.com.my/ft.html> (登陆时间:2019年12月1日)。人口数据截至2013年。

从表 1 可以看出伊党“专业阵营”在马来西亚半岛西海岸的混合以及近郊选区赢得的议席。作为传统的东海岸马来族群政党,为什么伊党的“专业阵营”以及之后的诚信党,能够将势力扩展到雪兰莪州呢?

20 世纪 90 年代,马来西亚经济进入腾飞时期。政府通过私人化国有资产和推行自由的财政政策,同时大量吸引外国资本,力图创造出一代“新马来人”。这些新兴城市马来人中产阶级,是两极分化之间产生的“消费阶层”(consumer class);<sup>[52]</sup>更为重要的是,一个脱离于传统乡村生活的马来人中产阶级正在不断壮大。这个新兴的马来人中产阶级在收入、职业和教育水平上与他们的先辈已经有了很大不同,他们涌入大城市去寻找工作的机会。<sup>[53]</sup>

表 2 1999 - 2013 年伊党在马来西亚半岛的席位变化

州属	人口 (2015)	马来人 及其他 土著比例 (2015)	1999 年 大选成绩		2004 年 大选成绩		2008 年 大选成绩		2013 年 大选成绩	
			下议院	州议会	下议院	州议会	下议院	州议会	下议院	州议会
玻璃市	249 000	85.7%	0	3	0	1	0	2	0	1
吉打	2 097 000	75.7%	8	12	1	5	6	16	1	9
吉兰丹	1 761 000	93.1%	10	41	6	24	8	37	9	40
登嘉楼	1 161 000	94.4%	7	28	0	4	2	8	4	14
槟榔屿	1 698 000	41.3%	0	1	0	1	0	1	2	1
霹雳	2 499 000	55.8%	0	3	0	0	2	6	1	3
彭亨	1 608 000	74.9%	0	0	0	0	0	2	1	3
雪兰莪	6 178 000	52.7%	0	4	0	0	4	8	4	15
吉隆坡	1 780 000	40.3%	0	-	0	-	1	-	0	-
森美兰	1 089 000	57.6%	0	0	0	0	0	1	0	0
马六甲	889 000	64.4%	0	0	0	0	0	0	0	1
柔佛	3 610 000	53.9%	0	0	0	1	0	2	0	4

注:1999 年大选前和 2004 年大选区进行了选区重划。吉隆坡(Kuala Lumpur)为联邦直辖区,未设有州立法议会。本表中未列出布特拉再也(Putrajaya)选区的数据。

资料来源:选举结果数据整理自[马来西亚]陈中和《马来西亚伊斯兰政党政治——巫统和伊斯兰党之比较》;Peta Kawasan Pilihan Raya, Utusan Online。人口数据整理自 Kajian Semula Persempadanan, Suruhanjaya Pilihan Raya,

根本而言,雪兰莪州的城市化率居于马来半岛各州之首,经济最为发达。一方面,繁荣的经济孕育着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另一方面,这种城市化是一种“虚假的城市化”和“过度的城市化”,大量从乡村来到城市的马来人难以获得足够的就业机会。<sup>[54]</sup>1997年和2008年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将这种弊病彻底揭露出来。巫统长期执政下的朋党主义、裙带关系以及严重的贪污问题,最能在雪兰莪州掀起城市民众的反对之声。这也是他们转而支持另一批能够代表他们的专业集团的重要原因。

1999年至2018年5届大选中,伊党“专业阵营”以及后来的诚信党在雪兰莪州表现出色,大选成绩最佳;然而,由于“希望联盟”在本届大选中采取了统一分配选区的竞选策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诚信党实力的扩展。<sup>[55]</sup>

## (二) 诚信党的困境

当前,诚信党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首先,作为一个以伊斯兰教为内核的政党,诚信党对于宗教的态度却时常是暧昧不清的,这对其长期的党建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诚信党党章第三章第一、二条分别指出,“诚信党将伊斯兰教作为奋斗的基石”,“把伊斯兰教作为全体人民的恩惠,打造一个文明的国家与社会”。<sup>①</sup>然而,为了扩大群众基础,诚信党在招募党员时却提出“不考虑民族和宗教”。<sup>②</sup>同时,在政党名称的选择上,诚信党刻意淡化了宗教意识形态,而选择了诚信(AMANAH)这一普世的道德标准作为政党的标志。<sup>③</sup>这些都说明,诚信党仍然在宗教理念与实际政治利益之间寻求平衡。

此外,诚信党对伊斯兰刑法的态度尚不明确。“355法案”是“人民联盟”瓦解的导火索,而诚信党并没有否定“355法案”实施的可能性。这种暧昧的态度无疑是诚信党内部的隐患。

第二,诚信党无法完全摆脱伊党的影响。诚信党始终把2015年伊党退出民联作为创党的起点。<sup>④</sup>同时,他们也把聂·阿齐兹奉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强调诚信党是在聂·阿齐兹的指引下建立的。<sup>[56]</sup>之所以强调这两点,是因为诚信党将自己视为伊党斗争精神的正统继承者,并将这种“继承”视为自身存在的政治合法性。

第三,诚信党内部尚未形成统一的政治纲领。马智礼·马利克在采访诚信党党员时发现,由于缺乏纲领,诚信党内部对政党自身意识形态有着不同的解读。在创立的最初几年里,诚信党政党机器主要为大选而运转。但如今,作为马来西亚执政联盟的成员党之一,诚信党必须尽快确立自己的政治纲领,形成差异性定位。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有一个以上的冲突同时发生,而且卷入这些冲突的人们是交叠的,政党数目将增加,每一个政党对应不同的政治立场。<sup>[57]</sup>但这一理论成立的前提之一,是选举制度不会压制小的党派。马来西亚的小选区制,本质上有利于形成两党制,不利于诚信党这样的小党生存。第十四届全国大选,诚信党所获11个议席中有5个议席在雪兰莪州,相较其作为伊党“专业阵营”时期,并没有太多突破,力量相对弱小,面临着被同化的可能

① 参见 Fasal3, Perlembagaan Parti Amanah Negara, *Parti Amanah Negara*,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5xme7Nva1USUnFNcHBVMmFzbUE/view> (登陆时间:2019年12月1日)。马来语原文分别为“Memartabat dan menegakkan Islam sebagai dasar perjuangan”, “Mendirikan sebuah negara dan masyarakat madani dengan Islam sebagai rahmat untuk semua (Rahmatan Li Al-‘Aalameen)”。

② 参见 Fasal 4, Perlembagaan Parti Amanah Negara, *Parti Amanah Negara*。马来语原文为“Keahlian Parti adalah terbuka kepada semua rakyat Malaysia tanpa mengira bangsa, kepercayaan atau jantina”。

③ 参见 Fasal 2, Perlembagaan Parti Amanah Negara, *Parti Amanah Negara*。

④ 诚信党对本党创建历史的表述参见 Sejarah Penubuhan AMANAH, *Parti Amanah Negara*, <https://amanah.org.my/sejarah/> (登陆时间:2019年12月1日)。

性。

同样 找准自身定位也有利于诚信党扩大在联盟内部的影响。“国民阵线”之所以衰弱 其中一部分原因正是因为各成员党逐渐向巫统靠拢 政党联盟逐渐失去了原先多元族群的基础。如果过度地走向世俗化 诚信党会越来越接近于人民公正党;如果过分强调宗教色彩 则又会倒向伊党。可以说,诚信党继承了伊党一度面临的“中间路线困境”。

## 结论

随着马来西亚经济与社会的发展 前后 20 年间,一个全新的马来人中产阶级逐渐形成 并且与传统马来乡村社会之间的鸿沟不断加大。从这一点来说,伊党的分裂是必然的。领导人层面的一些偶发因素造成了“专业阵营”的出走 促成了诚信党的成立。分裂之后的伊党表现出更为浓厚的宗教色彩 而诚信党仍然在找寻自身的定位。

伊党败选了吗?实际上,分裂后的伊党和诚信党显得更加强大了。在联邦层面,伊党和诚信党共获得了 29 个下议院议席 已经超过伊党的历史最好成绩;诚信党主席莫哈末·沙布也成功被委任为希盟政府的国防部长。在州立法议会层面,伊党显然是真正的赢家;几乎仅凭借一党之力,从“国民阵线”和“希望联盟”两大政党集团中夺得了吉兰丹和登嘉楼州的政权 并在吉打州造成了近两个月的“悬峙议会”(Hung Parliament)。<sup>①</sup>“509”大选一年后,伊党与巫统正式结成政治联盟“国民和谐联盟” 不断在补选中挑战“希望联盟”新政府。

2020 年 随着马来族群分裂 政党碎片化加剧 政治精英之间屡生龃龉 马来西亚政局一时风起云涌 先有希盟最高理事会议传言“逼宫”马哈蒂尔让权 后有“喜来登夜宴”朝野政党派系密谋“政变”。2 月 24 日 马哈蒂尔闪电辞去总理职务 团结党主席穆希丁宣布退出“希望联盟” 由此 希盟政府在执掌联邦政权 1 年零 9 个月后土崩瓦解。经过近一周的政治斗争 最终 最高元首苏丹阿卜杜拉经斟酌认为 穆希丁及其领导的“国民联盟”<sup>②</sup>得到议会多数议员支持 委任其为马来西亚第八任总理。

“希望联盟”的瓦解并非单纯是一场由马哈蒂尔与安瓦尔个人恩怨引发的“政治洗牌” 其背后隐藏着马来西亚政党政治的结构性原因。首先 随着第十四届大选后政权更迭而形成的政党数量增多,实力相近 打破了国阵时代巫统一党独大的政党体制 各党派间需重新构建稳定的联盟 赢得大选并组建政府。然而 长期存在的族群政治阻碍了新联盟内的政党合作 而旧有的庇护政治、任人唯亲和党内派系斗争 蔓延至整个联盟 引发了党派的分裂与联盟的瓦解。最终 分裂解体后的各政党及派系寻求重新组合 并以符合宪法的方式再次执掌政权。

当前 穆希丁内阁面临的两大首要任务 一是应对国内新冠病毒疫情的迅速传播 二是病毒传播和油价骤跌引发国际金融危机和全球经济下行背景下 重振低迷的马来西亚经济。同时 其领导的政府和政党联盟也面临内部党派斗争、议会不信任投票、地方政权争夺等问题。作为马来民族主义领袖 尽管穆希丁成功组建了团结大多数马来人的联合政府 但是联盟内部权力竞争仍然大于合作带来

---

<sup>①</sup> 在第 14 届全国大选中 希望联盟在吉打州立法议会中取得 18 席 伊党获得 15 席 国阵获得 3 席。在选举结束的近 2 个月中 吉打州会出现执政党与反对党势均力敌的“悬峙议会” 希望联盟无法实现组阁。最终 希望联盟通过策反国阵议员的方式夺得吉打州政权。参见《巫统 3 议员挺希盟 18+3 选出议长 吉打化解悬峙危机》星洲网 2019 年 7 月 4 日 [https://www.sinchew.com.my/content/content\\_1771034.html](https://www.sinchew.com.my/content/content_1771034.html)( 登陆时间:2019 年 12 月 1 日)。

<sup>②</sup> “国民联盟”是团结党主席穆希丁联合巫统领导的“国民阵线”、伊党、原公正党阿兹敏派系组成的新政党联盟。这一联盟与沙捞越政党联盟(GPS)合作 组成马来西亚新一届政府。

的利益 马来族群政党的分裂依然持续 宗教观点与意识形态不断分化 这些都将重塑马来西亚伊斯兰政党政治格局 也势必影响马来西亚未来的政治走向。

(感谢《南洋问题研究》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和修改建议 文中疏漏由笔者承担。)

注释:

- [1] PPBM , Amanah , Warisan perkukuh penguasaan PKR , DAP , *Berita Harian* , May 10 , 2018 , <http://www.bhplus.com.my/berita/politik/2018/05/424125/ppbm-amanah-warisan-perkukuh-penguasaan-pkr-dap> ( 登陆时间: 2019 年 12 月 1 日) .
- [2] Info Parti Amanah Negara , *Parti Amanah Negara* , <https://amanah.org.my/tentang-amanah/> ( 登陆时间: 2019 年 12 月 1 日) .
- [3][4][6][10] [马来西亚]陈中和《马来西亚伊斯兰政党政治——巫统和伊斯兰党之比较》加影: 新纪元学院马来西亚族群研究中心 2006 年 第 17、106-107、204-205、222 页。
- [5] 曹庆锋《马来西亚伊斯兰复兴运动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学院博士论文 2013 年 3 月 第 52 页。
- [7] Mohamed Nawab Mohamed Osman, “The Islamic Conservative Turn in Malaysia: Impact and Future Trajectories” , *Contemporary Islam* , Vol. 11 , Issue 1 ( 2017 ) , p. 5.
- [8][39][53] Farish A. Noor ,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Pan-Malaysian Islamic Party PAS ( 1951-2003 )* , Kuala Lumpur: Malaysian Sociological Research Institute , 2004 , pp. 343-350 , 616-617 , 567-583.
- [9] Farish A. Noor , *The Malaysian Islamic Party 1951-2013: Islamism in a Mottled Nation* ,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 2014 , p. 136.
- [11] [美]芭芭拉·沃森·安达娅·伦纳德·安达娅《马来西亚史》,黄秋迪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年 第 391 页。
- [12][40] [马来西亚]刘镇东《回教党中间路线的困境》,见孙和声、唐南发主编《风云五十年:马来西亚政党政治》吉隆坡:燧人氏事业 2007 年 第 125-126、125-129 页。
- [13] Senarai Pimpinan PAS Bagi Sesi 2005-2007 , <http://organisasi.blogspot.com/2005/06/senarai-pimpinan-pas-bagi-sesi-2005.html> ( 登陆时间: 2019 年 12 月 1 日) .
- [14] Wan Saiful Wan Jan, “Parti Amanah Negara in Johor: Birth ,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 *Trends in Southeast Asia* , No. 9 ( 2017 ) , ISEAS , pp. 4-5.
- [15] “Manifesto PAS Kelantan” , *Malaysiakini* , February 26 , 2008 ,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78686> ( 登陆时间: 2019 年 12 月 1 日) .
- [16]《回教党允各州推本身大选宣言 马来州强打回教全国突出福利》,当今大马网 2007 年 7 月 11 日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69772>( 登陆时间: 2018 年 6 月 4 日) 。
- [17] 林华国《三角战》,东方网 2019 年 9 月 10 日 <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index.php/news/mingjia/2019/09/10/305716>( 登陆时间: 2020 年 3 月 10 日) 。
- [18]《或出现“亲巫统与民联”2 派 回教党党选料有激战》,星洲网 2009 年 4 月 18 日 [www.sinchew.com.my/node/1136913](http://www.sinchew.com.my/node/1136913)( 登陆时间: 2019 年 12 月 1 日) 。
- [19] “Nik Aziz: Biar PAS berpecah...” , *Malaysiakini* , October 24 , 2009 ,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11578> ( 登陆时间: 2018 年 6 月 4 日) .
- [20] “Mat Sabu – timbalan presiden PAS yang baru” , *Malaysiakini* , June 4 , 2011 ,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166000?ModPagespeed=noscript> ( 登陆时间: 2018 年 6 月 4 日) ; MOHAMAD SABU , <https://pru.sinarharian.com.my/calon/2097/mohamad-sabu> ( 登陆时间: 2019 年 12 月 1 日) .
- [21][22][38][41] Dominik M. Müller , *Islam , Politics and Youth in Malaysia: The Pop-Islamist Reinvention of PAS* , Tay-

lor & Francis Books ,2014 ,pp. 69 ,37-38 ,56 ,73.

- [23] 《哈迪: 马来票开始回流伊党放眼攻 40 国席》, 光华网 2017 年 10 月 20 日 <http://www.kwongwah.com.my/?p=410288>( 登陆时间: 2019 年 12 月 1 日)。
- [24] “PAS cabar Jamil Khir bentang usul hudud di Parlimen” , *Free Malaysia Today* , April 7 , 2014 , <http://www.freemalaysiatoday.com/category/nation/2014/04/07/pas-cabar-jamil-khir-bentang-usul-hudud-di-parlimen/> ( 登陆时间: 2019 年 12 月 1 日)。
- [25] “PAS Willing to Discuss with All Quarters over Hudud: Hadi” , *My Sinchew* , April 26 , 2014 , <http://www.mysinchew.com.my/node/97774> ( 登陆时间: 2019 年 12 月 1 日)。
- [26] 《“再提伊刑法请退出民联” 陆兆福怒批伊党违反共识》, 当今大马网 2014 年 4 月 25 日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261068>( 登陆时间: 2019 年 12 月 1 日)。
- [27] 《丹州议会今一致通过伊刑法》, 东方网 2015 年 3 月 19 日 , [www.orientaldaily.com.my/s/74522](http://www.orientaldaily.com.my/s/74522)( 登陆时间: 2018 年 6 月 5 日)。
- [28] 《正式宣布民联不复存在 行动党冀望打造新联盟》, 当今大马网 2015 年 6 月 16 日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302009>( 登陆时间: 2019 年 12 月 1 日)。
- [29] “8 Things about Malaysia’s New Political Movement Gerakan Harapan Baru” , *The Straits Times* , July 14 , 2015 ,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8-things-about-malaysias-new-political-movement-gerakan-harapan-baru> ( 登陆时间: 2019 年 12 月 1 日)。
- [30] “Gerakan Harapan Baharu akan ditubuhkan 14 September” , *Berita Harian* , July 20 , 2015 , <https://www.bharian.com.my/node/69109> ( 登陆时间: 2019 年 12 月 1 日)。
- [31] “Anwar Iktiraf Gerakan Harapan Baru” , *The Star* , July 22 , 2015 , <http://www.mstar.com.my/berita/berita-semba/2015/07/22/anwar-iktiraf-gerakan-harapan-baru/> ( 登陆时间: 2019 年 12 月 1 日)。
- [32] “Ibn Hikam: Gerakan Harapan Baru dan DAP” , *Utusan Online* , <http://www.utusan.com.my/rencana/gerakan-harapan-baru-dan-dap-1.116980> ( 登陆时间: 2018 年 6 月 23 日)。
- [33] “PAS Splinter Group to Unveil Line-up of ‘Inclusive Ulama’s’” , *The Straits Times* , August 5 , 2015 ,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pas-splinter-group-to-unveil-line-up-of-inclusive-ulamas> ( 登陆时间: 2018 年 6 月 23 日)。
- [34] “PAS Splinter Group to Unveil Line-up of ‘Inclusive Ulama’s’” , *The Straits Times* , August 5 , 2015 , <https://www.straitstimes.com/asia/se-asia/pas-splinter-group-to-unveil-line-up-of-inclusive-ulamas> ( 登陆时间: 2019 年 12 月 1 日); [马来西亚] 黄家俊 《宣布新党为“国家诚信党” 新希望借工人党另起炉灶》, 当今大马网 2015 年 8 月 31 日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310567>( 登陆时间: 2019 年 12 月 9 日)。
- [35] [马来西亚] 刘镇东 《后伊党的新政治形势》, 当今大马网 2015 年 6 月 8 日 <https://www.malaysiakini.com/bulletin/301148>( 登陆时间: 2019 年 12 月 1 日)。
- [36] 《哈迪出卖民联自救 林冠英: 行动党不会放过他》, 南洋商报网 2015 年 3 月 24 日 <http://www.enanyang.my/news/20150324/>( 登陆时间: 2018 年 6 月 23 日)。
- [37] [马来西亚] 邱伟荣 《超越伊党开明与保守派之分》, 当今大马网 2014 年 9 月 24 日 <https://www.malaysiakini.com/columns/275579>( 登陆时间: 2018 年 6 月 23 日)。
- [42] “Nik Aziz Pilih Mat Sabu” , *Utusan Online* , December 4 , 2008 , [http://ww1.utusan.com.my/utusan/info.asp?y=2008&dt=1204&pub=utusan\\_malaysia&sec=Politik&pg=po\\_05.htm&arc=hive](http://ww1.utusan.com.my/utusan/info.asp?y=2008&dt=1204&pub=utusan_malaysia&sec=Politik&pg=po_05.htm&arc=hive) ( 登陆时间: 2018 年 6 月 7 日)。
- [43] 《伊党当不成“造王者” 哈迪坦言马哈迪棋高一着》, 当今大马网 2018 年 5 月 29 日 <https://www.malaysiakini.com/news/427281>( 登陆时间: 2019 年 12 月 1 日)。
- [44] 《林冠英一日一“名句”》, 当今大马网 2015 年 3 月 25 日 <https://www.malaysiakini.com/bulletin/293221>( 登陆时间: 2019 年 12 月 1 日)。
- [45] 丁俊 《伊斯兰文明的反思与重构: 当代伊斯兰中间主义思潮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 21、32-63 页。

- [46] [美]塞缪尔·P·亨廷顿《第三波: 20 世纪后期的民主化浪潮》,欧阳景根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 90 页。
- [47]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78 页。
- [48] [49] [56] Maszlee Malik, “Rethinking the Role of Islam in Malaysian Politics: A Case Study of Parti Amanah Negara ( AMANAH) ” , *Islam and Civilisational Renewal ( ICR)* , Vol. 8 , No. 4 ( 2017) , pp. 462 , 466 , 461.
- [50] 《纳吉: 不控制网络 让青年追梦》,星洲网,2013 年 11 月 12 日, [www.sinchew.com.my/node/1356141](http://www.sinchew.com.my/node/1356141)( 登陆时间: 2019 年 12 月 1 日)。
- [51] 《纳吉: 若国阵胜选 26 岁以下青年免税》,星洲网,2018 年 5 月 8 日, [www.sinchew.com.my/node/1754053](http://www.sinchew.com.my/node/1754053)( 登陆时间: 2019 年 12 月 1 日)。
- [52] [54] 李文主编《东南亚: 政治变革与社会转型》,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76、218-219 页。
- [55] 《希盟议席分配大洗牌·火箭领军争雄霹州》,星洲网,2018 年 4 月 16 日, [www.sinchew.com.my/node/1746567](http://www.sinchew.com.my/node/1746567)( 登陆时间: 2019 年 12 月 1 日)。
- [57] [美]W. 菲利普斯·夏夫利《政治科学研究方法( 第八版) 》,郭继光等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3 页。

[责任编辑: 毛豆]

## Social Transformation , Dispute over Routes and the Split of Malaysian Islamic Party

FU Cong-cong , CHEN Rong-xuan

( Academy of Regional and Global Governance , Center for Sino-Indonesia People-to-people Exchange Studies ,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 Beijing 100089)

**Abstract:** In the 14th General Election ( GE14) of Malaysia , the National Integrity Party ( AMANAH) won 11 seats in the federal parliament and grew into an influential party with Islam as its foundation. The expansion of the new middle class of the Malay ethnic group and the imbalanc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contributed to the division of Ulama faction and the professional group , within the Malaysian Islamic Party ( PAS) , which triggered the battle of “how to realize the Islamic state” , and finally led to the division of PA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MANAH. As a new political party , AMANAH must differentiate itself from other Malay-dominated political parties , establish a unified ideological basis , and survive for a long time.

**Key words:** Malaysia , Islamic Party , National Integrity Party , social transformation , factional politics